

阎晶明◎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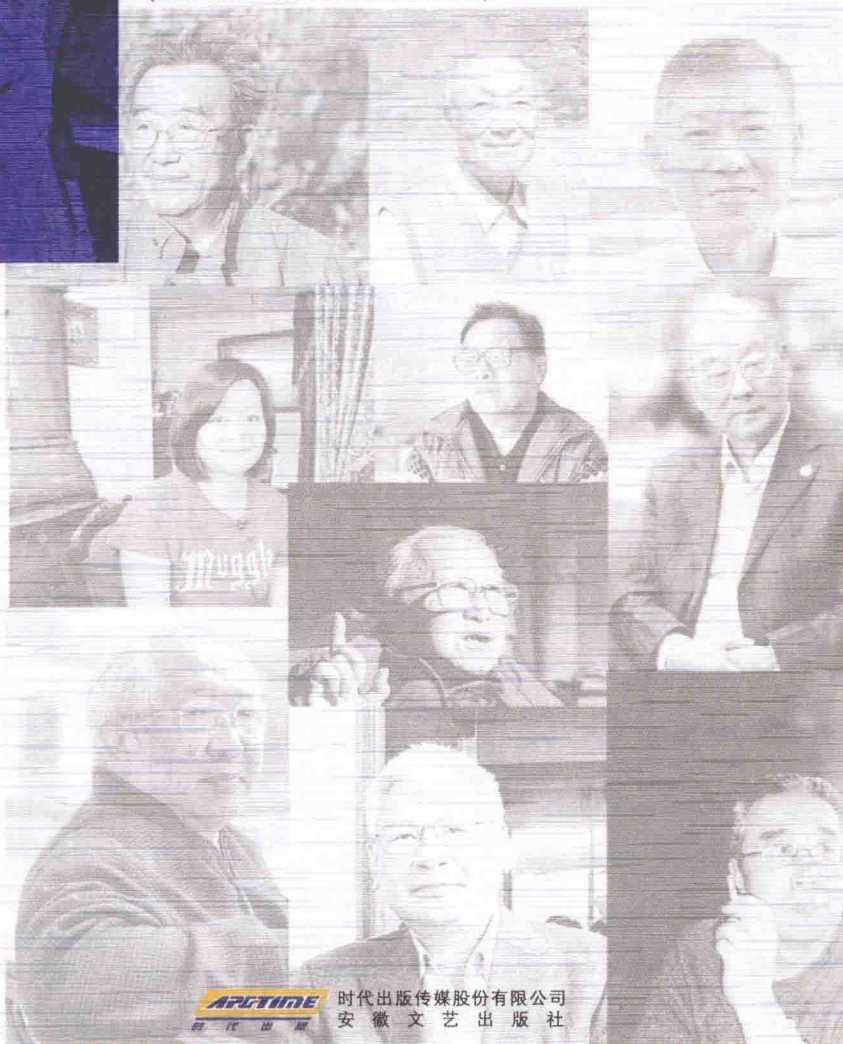
SKILLS AND  
PHILOSOPHY  
OF TRANSLATION

# 翻译之技 与翻译之道

(翻译家卷)

(VOLUME OF TRANSLATORS)

新  
力  
星



AR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*Fanyi Zhi Ji Yu Fanyi Zhi Dao*

新力量  
翻译之技  
与翻译之道

(翻译家卷)

阎晶明◎主编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翻译之技与翻译之道(翻译家卷)/阎晶明主编. —合肥:安徽  
文艺出版社,2014.10

(新力量书丛)

ISBN 978-7-5396-4922-1

I. ①翻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文学翻译-文集  
IV. ①H059-53 ②I04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1191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朱寒冬 刘珊珊

特约编辑:王 杨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---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---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21 字数:420千字

版次: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8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## 英 语

- 译事七则 |屠 岸| 003
- 感谢翻译界前辈 |任溶溶| 011
- “有人喊 *encore*, 我便心满意足” |李文俊| 015
- 只有忠实的翻译才有价值 |江 枫 王 杨| 018
- 关于文学翻译的几句大实话——以丹·布朗小说的翻译为例  
|朱振武| 025
- 一种翻译方法论 |傅 浩| 032
- 我译《卡彭塔利亚湾》 |李 尧| 036
- 英译泰戈尔诗歌的艺术特色 |白开元| 042
- 大海的第三岸 |杨 炼| 047
- 我和文学翻译 |马爱农| 053
- 从《芬尼根的守灵》的标题谈全书的翻译 |戴从容| 061
- 从翻译王尔德谈起 |萧 易| 067
- 为了无限抵近而精心“演奏” |马鸣谦| 076
- 菩提树下论译道 |杜 冬| 085
- 与品钦正面遭遇 |但汉松| 092
- 我为什么翻译? |孔亚雷| 102
- 译事不易 |管舒宁| 108

## 法语

- 重现原著的风采:关于《血色子午线》的翻译 |冯 伟| 115  
我译托妮·莫里森《爱》:回归文学的情感本原 |顾 悦| 121

标准·效果·理想·方法——以加缪的《局外人》为例谈翻译

|郭宏安| 129

重译《追忆似水年华》 |徐和瑾| 142

我译法国新小说 |余中先| 149

法语文学在台湾翻译出版的进程 |阮若缺| 155

漫漫翻译路 |金龙格| 163

译事:作为文学生活的一种方式 |黄 荭| 171

不可译性的救赎 |刘 焰| 181

## 俄语

“翻译是要流汗的” |高 莽 王 杨| 189

译诗是一次冒险的恋爱 |汪剑钊| 195

长篇小说《脑残》译后 |张晓东| 199

## 德语

字面有深意 得意勿忘言 |李双志| 207

《浮士德博士》的版本和语言 |罗 炜| 216

## 日语

学译谈艺 |李长声| 223

漫谈日本文学翻译 |竺家荣| 232

闲话翻译 |施小炜| 240

翻译之技与翻译之道 |李 征| 247

归化,异化与原汁原味 |周 阅| 254

## 西葡语

翻译《2666》:我进了老年进修班 |赵德明| 263

《百年孤独》译余断想 |范 晔| 270

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翻译点滴 |杨 玲| 277

## 其他小语种

我与特朗斯特罗姆(瑞典语) |李 笠| 289

寻找气质的吻合:在翻译《格拉斯医生》的日子里(瑞典语)

|王 晔| 299

施辉业:中荷文学翻译要有针对性(荷兰语)

|施辉业 王 杨| 306

译路坎坷通天方(阿拉伯语) |仲跻昆| 314

译诗感悟(阿尔巴尼亚语) |郑恩波| 322

# 英语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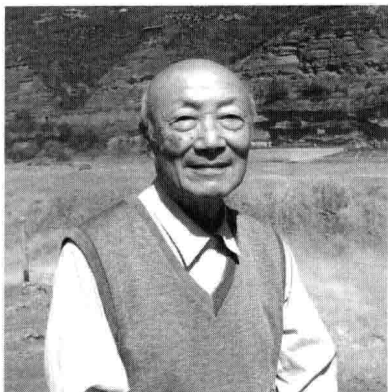
## 译事七则

屠岸

有人把英国电影故事片 *Sixty Glorious Years* (意为“辉煌的六十年”,描述英国 19 世纪女王维多利亚统治英国 60 余年的历史)译为《垂帘六十年》,这就产生东西方文化传统错位感。因为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“垂帘听政”的政治现象。而且,维多利亚上台就是亲政,并没有什么未成年的幼主要她来辅政,这叫什么“垂帘”?这类翻译中的文化传统错位现象,时有发生。这牵涉到翻译的“归化”和“外化”如何平衡的问题。

笔者素来主张坚守“归化”和“外化”的分寸,即掌握好二者的平衡。比如,莎士比亚头脑里不会有中国春秋战国的影子,因此在莎翁作品的译文中不宜出现“朝秦暮楚”或“楚材晋用”或“秦晋之好”等成语,否则就形成文化传统错位。诸如此类。但是,在这个问题上,也不能绝对化,认死理。

公元前二十几世纪时的埃及人不知道方块汉字;公元前两千年的耶路撒冷城里,以至整个罗马帝国中,没有人知道方块汉字。那么,Py-



屠岸

amid 译为“金字塔”, Cross 译为“十字架”,能认为是文化传统错位吗?不能。因为如果以此为理由来要求翻译,那么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将整个地成为不可能,因为原文和译文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。再者,就这两个译词而言,没有更好的译法可以替代。而这两个词的特点恰恰就是汉字“金”的形态和汉字“十”的结构。

我们可以用中国成语“惟妙惟肖”来形容这两个译词的恰当。

## 二

人名、地名、网名等的翻译,最好根据原文的音来译,这叫“名从主人”原则。例如 Malaysia 译作“马来西亚”, London 译作“伦敦”,都准确传达了原名的发音。但有的译名是根据另一种外文译名转译成中文的,比如俄罗斯首都,俄文是 МОСКВА(应该作“莫斯克伐”)其英文译名为 Moskow,中文译名“莫斯科”即根据英译的读法译出。有的中文译名是长期沿袭来的,原名或译名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变化,变得不那么吻合了,却不宜改动,因为已在读者心目中形成了定势。又如俄文“中国”叫做 КИТАИ,源自“契丹”。当我们译俄文作品中遇到 КИТАИ 时,总不能译作“契丹”吧?还有一种有趣的音变现象,比如有的译名出现增字,有的译名出现减字。Russia(用英文代俄文,二者对等)读作“罗西亚”,却译成“俄罗斯”,这个增加的“俄”字是从发 R 音时带出的气流次音,原可忽略不计。另一个, America 读作“亚美利加”,却译成“美利坚”,把

“亚”字减去了。这两个译名,在用汉字译音时有增有减,颇为“自由”。

此外还有张冠李戴的现象。England 读作“英格兰”(英国的一部分),但这个词当做“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”即英国的同义词时,却读作“英吉利”。“英吉利”其实译自 English,那是“英语”(名词)或“英国的”(形容词)的意思。这能给它戴上“误译”的帽子吗——不必。

由此可见,有了原则,也要灵活运用,不能强制推行。这叫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。已有的译名,早已约定俗成,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。

### 三

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,就全面推广普通话,当然,并不废止方言。联系到名词翻译,就会引起一些想法。Sofa 译作“沙发”,是用的上海方言发音。上海人读“沙”为 so。按普通话,“沙”读 sha,不读 so。Party(舞会)译作“派对”,完全是上海音。好似分派一对一对跳交际舞,这是音义双关的好译法。Washington 译作“华盛顿”,也是用的上海方言发音。“华”上海音为 wo,恰是英文原词的发音。“华”普通话读作 hua,这就不合原词的发音。Alexandre Dumas 译作“大仲马”,而原词中按法语怎么也发不出“仲”字音来。Du 勉强可以“杜”代。但“大仲马”出自林琴南先生的译笔,原来他是福州人,福州方言“仲马”接近法文 Dumas 的读音。还有,英国古代的绿林好汉 Robin Hood,读作“罗宾·胡德”,但现在通行的译名是“罗宾汉”,这也是上海翻译家的创造。“汉”字沪音接近 Hoo,而用“汉”译这位好汉就比“胡德”恰当得多。这位译家真聪明!

在推广普通话的时代,不能把已有的约定俗成的译名推倒重来。我

们还是要尊重已经形成的传统,维护公众已经养成的习惯。

#### 四

自从汉语拼音方案被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以来,中国新的地名均以汉语拼音方式向全球推广。这样,北京不再称 Peking,而称 Beijing;台湾不再称 Formosa,而称 Taiwan;澳门虽仍可称 Macau,但更标准的是 Aomen。不过也有例外,香港仍称 Hong Kong,而不叫 Xianggang。

过去有些地名很奇怪的,广州称 Canton,沈阳称 Mukden,厦门称 Amoy,广西的北海称 Panoi,有些是源自方言发音。但 Canton 读音近似“广东”,虽然它实指广州。是不是早年英国人分不清广东与广州,把广州称 Canton,以后就这样沿袭下来了?我才疏学浅,未作调查,不敢妄言。现在好了,按汉语拼音,一清二楚了。

那么,“中国”是否不再叫 China,而要按汉语拼音,叫 Zhongguo 呢?那可不成! China 原本读作“秦啊”(尾音联读作“秦那”),源自中国古代的秦王朝。这个词已是全世界约定俗成的名词,万万改不得!(然而与 China 同音的“支那”,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蔑称,必须废止,而且已经废止!它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。)

#### 五

翻译,在人类生活中起什么作用?很多人不知道翻译的重要,有人以为翻译很容易,只要手头有一本字典就万事大吉了。这是极大的无知。如果不认识翻译的作用,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人类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

如果没有翻译,中国 56 个民族就是各自孤立的一盘散沙,不可能团结成伟大的中华民族。

如果没有翻译,没有鉴真东渡,日本可能到现在还处在前启蒙时代。

如果没有翻译,没有玄奘取经,古代佛学就不能传到中国,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如果没有翻译,外国人不知道李白,中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。

如果没有翻译,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、火药、造纸术、活字印刷术就不可能成为全人类的财富;外国人发明的蒸汽机、火车、轮船,一切电力设施,都不可能为中国人造福。

如果没有翻译,西方民主思想不可能传到中国,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可能发生。

如果没有翻译,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传到中国,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,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可能诞生。

鲁迅称翻译家为普罗米修斯,多么精确的比喻啊!没有普罗米修斯,人类就没有火种,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中。没有翻译工作者,人类面对上帝为巴别通天塔而降下的天谴,就不会有解救的良方,将永远生活在蒙昧中。

## 六

回到前面谈到的国家译名,有人说中国人自称“中国”,表示自己是坐镇在世界中央的天朝,说明中国人的自傲或自尊。但从国名的中文译名来看,中国人对别国却充满了善意与尊重。汉字有言,有义,译名中的汉字固然是译音,却又表达一种意义。“英国”为什么不译作“阴国”?“美国”为什么不译作“霉国”?“德国”为什么不译作“歹国”?“义国”

(意大利,过去也译作“义大利”,亦称“义国”,现在台港还用“义大利”这个译名)为什么不译作“疫国”?这是因为,中国人要从同音字中选出具有最美好含义的字来命名这些国家。用什么字呢?用“英雄”的“英”、“美丽”的“美”、“道德”的“德”、“仁爱”的“爱”、“法理”的“法”、“义勇”的“义”、“芬芳”的“芬”、“祥瑞”的“瑞”、“明智”的“智”、“康泰”的“泰”,如此等等。即便“巴西”、“埃及”、“俄罗斯”、“印度”等,都是用中性汉字,而一概摒除那些不吉利的或带有贬义的汉字。中国人为自己或为下一代下二代取名,不是也要选用美好的或具有某种深意的字眼吗?外国,比如英国,用英文译别国的国名,只用音译,译名中不含有褒贬意义。从中国人译的外国国名,也可看出中国人对外国的善意,对人类的善意,对世界大家庭的美好愿望。

## 七

当今是全球化时代和信息爆炸时代。可是柴门霍夫发明的 Esperanto(世界语)推广无大效。虽然英语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可的通用语,但世界上还没有产生一种全人类的共同语。因此,翻译的功能依然是人类心灵和物质交通不可或缺的工具。不仅是工具,它本身就是文化。

### 译 文

雾霭的季节,果实圆熟的时令,  
你跟催熟万类的太阳是密友;  
同他合谋着怎样使藤蔓有幸  
挂住累累果实绕茅檐攀走;  
让苹果压弯农家苍绿的果树,

教每只水果都打心子里熟透；  
教葫芦变大；榛子的外壳胀鼓鼓  
包着甜果仁；使迟到的花儿这时候  
开放，不断地开放，把蜜蜂牵住，  
让蜜蜂以为暖和的光景要长驻；  
看夏季已从黏稠的蜂巢里溢出。  
谁不曾遇见你经常在仓廩的中央？  
谁要是出外去寻找就会见到  
你漫不经心地坐在粮仓的地板上，  
让你的头发在扬谷的风中轻飘；  
或者在收获了一半的犁沟里酣睡，  
被罌粟的浓香所熏醉，你的镰刀  
放过了一垄庄稼和交缠的野花；  
有时像拾了麦穗，你跨过溪水，  
背负着穗囊，抬起头颅不晃摇；  
或者在榨汁机旁边，长时间仔细瞧，  
对滴到最后的果浆耐心地观察。  
春歌在哪里？哎，春歌在哪方？  
别想念春歌——你有自己的音乐，  
当层层云霞把渐暗的天空照亮，  
给大片留茬地抹上玫瑰的色泽，  
这时小小的蚊蚋悲哀地合唱  
在河边柳树丛中，随着微风  
来而又去，蚊蚋升起又沉落；  
长大的羔羊在山边鸣叫得响亮；

篱边的蟋蟀在歌唱；红胸的知更  
从菜园发出百啭千鸣的高声，  
群飞的燕子在空中呢喃话多。

——屠岸译济慈《秋颂》



## 感谢翻译界前辈

任溶溶

跟上海译文出版社年轻的编辑聊天,我发现她们对老翻译家所知甚少,其中一些翻译家其实还不算太老。真正的老翻译家,像我年轻时读过他们许多译本的翻译界前辈,年轻编辑自然更是一无所知了。但这不能怪他们,因为那些老译本早被新译本取代,读不到了。旧译本被新译本取代,这是很平常的事,而翻译界前辈的译本被取代,简直是在所难免。

为什么呢?

首先,文学翻译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,翻译界前辈有很好的旧文学修养,用白话文写作倒有一个适应过程。用白话译外国文学作品,一上来免不了会上他们十分熟悉并得心应手的文言词汇。直到“文革”前夕,有一次我和翻译界前辈李青崖老先生谈话,他对我们这些译文编辑颇有意见,说他在译文中有关闺房之事用了一个很雅的词“敦伦”,译文编辑一定请他改。他说:“难道要我用粗俗的字眼吗?”可见一些早已不用的生僻文言词汇,直到这时候还活在老先生的脑子里。再加上按过去传统观念,写文章和说话是截然不同的事。文章就得用上漂亮辞藻,也就会用上文绉绉的词汇。新中国成立后老翻译家水夫同志曾对